

平

書

一





書

平

(一)

著 輝 篤 泰

# 平書目錄

著作諸書外。零星散帙。分類編之。以便檢閱。有自出心裁者。有采錄前人者。人必著名。防掠美也。理必平允。明折衷也。榆邨識。

## 卷一

人事篇上

## 卷二

人事篇下

## 卷三

物宜篇上

## 卷四

物宜篇下

## 卷五

經學篇上

## 卷六

平 書 目 錄

經學篇下

卷七

文藝篇上

卷八

文藝篇下

# 平書卷一

人事篇上

清 漢川秦篤輝 著

齊宣王言好勇。孟子亦言勇。言好貨好色。亦言貨色。與管仲從君之欲。奚以異。曰。孟子順其病而藥之。言勇而勇得其正。終非好勇。言貨與色而貨與色得其正。終非好貨與色。從人情之常。引歸天理之正。卽攻其邪心之善術也。若管仲直縱君之欲。與天理背道而馳。雖足以攬一國之主權。救一時之急務。而其流至于使桓公身死不棺。親子相夷。呂東萊所謂禍且不能避。何功利之有。誠格論也。然則事君者。將束縛之如木石。而後可進道乎。曰。此雖施諸泛常之交。童蒙之士。而不可得。況至尊之君上乎。吾故曰。寬之乎孟子之道者。管仲之于桓公是也。嚴之乎孟子之道者。伊川之于哲宗是也。一折枝而遂驟諫。幾何不束縛其君也哉。伊川嘗譏時人。有曰。知規過而不知養德。伊川之所爲。規之云乎。養之云乎。所謂養者。全在盡大人之道。自足以格君心之非。而又非莊子所謂彼欲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欲爲無涯涘。亦與之爲無涯涘。近于浮沈嫵媚者之所爲也。故必合管仲伊川莊子之術。始知孟子時中之道。復乎其不可及。漢高不治產業而興。光武好治稼穡而亦興。

老子善于用退。一進遂不可當。子房之術。以之與秦將連和。而擊嶢關。與項羽講解。而攻垓下。皆是物也。

又其生平多自處閒地。史記載沛公舉事。人推蕭何。何讓沛公而自輔之。所謂事不成。則易以亡。非世所指名者也。其後知高祖呂后必欲殺韓信。恐累于己。遂執信殺之。何之效老氏。亦太過矣。

百里奚牛肥。對秦穆公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卜式羊肥。對漢武帝曰。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治天下于牛羊。察之。思過半矣。

漢高文景宮女。不過十餘人。廐馬百餘匹。武帝時。宮女多至數千人。廐馬將萬匹。此貢禹爲元帝言之也。可以得其槩矣。

孫將軍能賢亮而不能盡亮。是以不留。孔明與昭烈。咸有一德。定不作此語。裴松之辨之良允。其嚴子陵之于光武乎。子陵論光武曰。差勝于往。光武論子陵曰。狂奴故態。僅授以諫議大夫。不以賓師處之。其不能盡子陵決矣。飄然長往。不其宜哉。或者議子陵沈隱。又或以好名譏之。固不足以識子陵矣。

董賢死。朱詡自劾以葬之。董卓死。蔡邕飲酒而歎之。皆比之匪人。樂毅不肯伐燕。袁渙不肯罵備。皆可爲不得已而去舊君者法。

昭烈識孔明之忠。料馬謖之謬。可謂知人矣。而先失于龐統之治耒陽。再失于蔣琬之長廣都。知人可一二論哉。

孫策謂張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昭烈謂孔明曰。嗣子可輔。輔之。不可輔。君自取之。英雄所見略同。昭烈固遠勝孫策。轉恨阿斗非獬兒匹也。



曹操之殺呂伯奢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司馬師之酖鄭小同曰。寧我負卿。毋卿負我。真心法哉。陳宮之舍操從布也。人或責其二心。夫二心于操無不可。從布仍去。虎投豺耳。卒與之駢死。公臺多智。吾不信也。

漢陳寔遷太邱長。子紀建安初拜大鴻臚。子羣爲魏司空。天下以爲公慤卿。卿慤長。荀淑正言于梁氏用事之日。子爽濡迹于董卓專命之朝。孫彧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君子觀陳荀之間。而知以名位論盛衰者陋矣。

三代前小人與三代後小人不同。卽漢魏間小人亦與後之小人不同。華歆小人也。經管幼安割席之辱。後猶以大中大夫薦幼安。及幼安不受。終身隱處。歆亦聽之。若丁謂之于寇萊公。遭拂鬚一言之戲。必欲致之于死。謂固歆所不屑爲也。曹丕篡漢。保全獻帝。劉裕後廢主無一免者。江河日下。豈有極哉。

曹植因兄篡漢而素服。君子以爲欺也。司馬孚因姪篡魏而流涕。君子以爲僞也。果不與其篡以死爭之可也。

世說鍾士季精有才理。往尋嵇康。康方大樹下鍛揚槌不輟。旁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夫康狂士。此特簡傲之失。會因此遂起殺心。致康于死。其後會亦族誅。戕人者必自戕也。然簡傲亦可戒矣。

王祥持身可謂孝矣。而乃以魏臣居晉三公職。孝者固如是乎。阮籍自命以爲高矣。而乃以魏人造晉九

錫文高者固如是乎。或曰：籍心乎漢者也。快晉之易魏也。然其如仕魏何哉。

祁黃羊之對晉平公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令避嫌者意消。陳留吏之對晉王澄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聞問位，令附勢者意消。

李密似乎孝矣。然背蜀事晉，不忠。而況有臣少事僞朝之語以自污也。嵇紹似乎忠矣。然背父事仇，不孝。初不得援山公在汝不孤之言以自解也。

曹操云：寧我負人，毋人負我。聖賢種子斬斷。桓溫云：縱不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並好名種子斬斷。霍光廢昌邑，嚴延年獨彈之。桓溫廢海西王恬，獨彈之。

壽者人之福。然而王朗譙周、褚淵、馮道皆以壽而穢者也。荀子曰：當死而死，福也。石頭城謠曰：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

秦客廋辭于朝。晉范文子知三焉。武子謂其三掩人于朝，擊之以杖，折委筭。楊脩以好爲幼婦，見忌于曹瞞。劉顯以貞與上人，遭斥于梁武，皆測度之累也。

梁武帝講佛。梁王繹講老。昭明好文學。繹亦聚書十四萬卷。一家風味如此。繹自忿讀書萬卷，猶有今日。不知所講非所用，所讀非所行，亦何益哉。

魏道武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其與石勒好聽諸生誦書相埒矣。



異哉。韋祖思之見殺也。夏王勃勃得關中。徵隱士韋祖思。祖思既至。恭懼過甚。勃勃怒曰。我以國士待爾。爾乃以非類遇我。爾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我。我在。爾猶不以我爲帝王。我死。爾曹弄筆當置我于何地耶。遂殺之。若祖思者。殆畏死之極。而反致死者耶。至隋徐文遠爲王世充。李密師。受密拜而反拜。世充對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也。能殺故人。處亂世者。亦可慨矣夫。抑亦可警矣夫。隋蘇威令民誦五教。畔者執縣令殺之。曰。更能使儂誦五教耶。又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答者。或云。管內無五品之家。不相應。領類如此。故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蘇威又爲餘糧簿。欲使有無相贍。民部侍郎郎茂以爲煩迂不急。奏罷之。若威者。惠而不知爲政者也。秦二世之亡也。宦者知之而不敢告。爲前之告者卽死也。隋煬帝之亡也。宮人知之而不敢告。亦爲前之告者卽死也。

李安靜。武臣也。而能拒武之易。唐盧氏。女子也。而能羞子之事武。

姚崇。譎而正者也。盧懷慎。拙而忠者也。

盧懷慎之能薦宋璟也。伴食而非伴食矣。

高宗欲立武氏。李勣曰。此陛下家事。玄宗欲廢太子。李林甫亦曰。此主上家事。皆爲一言喪邦。

李林甫每奏請。必餉遺左右。饗夫御婢。皆所深款。小人之密也。杜預之數餉洛中權貴。郭崇韜之頗受藩鎮饋遺。能臣之權也。

後唐張全義聽訟以先訴者爲直民以爲苦

宋太祖之仕周也取庫藏則寶儀拒之求官酒則曹彬拒之二臣可謂忠矣陳橋之變諉諉焉豈天位輕于庫藏官酒乎

秦皇漢武之好神仙爲人所欺宋眞宗之于天書自欺也欺之不已顛生焉故秦皇漢武不病瘋而眞宗病瘋

顏峻噴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劉宋王宏趙宋李昉皆兩用其法

楊用脩曰巽巖李氏送湯司農歸朝序載王欽若與母賓古請赦天下宿逋自五代至咸平眞宗從之遣使四出蠲宿逋一千餘萬釋係囚三千餘人由是遇之甚異不久入相仁宗繼立推廣先志亟改追欠司爲蠲納司欽若此事史不書當表出之亦憎而知其美也按此則王安石聚斂毒宋以至于亡人品直出欽若下遠矣續通鑑綱目曾載欽若蠲賦釋囚二事

山巨源甄拔人物而子簡不爲所知呂公著急于進賢而希哲轉不得用避嫌之爲累也大矣況後世明著爲避嫌之律也哉

范文正遇旱不禁屠亦不事禱端居默坐齋中已而大雨莊子曰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今人每言宦成名立談何容易富鄭公之功業蘇明允猶戒其碌碌無成非明允不知言非鄭公不能受

優孟歌云子孫以家成家成則易宦成則難也

宋人善守法者李忠靖爲尤。而國以安。務變法者王安石爲尤。而國以覆。

王安石行新法。其弟哭于影堂。陳亨伯勗經制錢。其弟哭于家廟。

使王安石不作宰相。後人僅觀其論學論治之言。則道學絕學之名。早歸王氏矣。後之所謂道學絕學者。使其作相。吾未知果勝王氏否也。何也。其執拗同也。人殆有幸不幸。

蘇文忠思治論。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有謂哉。是言。

蘇子瞻謂忠臣可使死封疆。而不能受無根之謗議。志士本不求富貴。而不能安有道之賤貧。愚謂果忠臣。則無根之謗議。惟自脩耳。周公聞流言。卽辟居于東。公孫碩膚。赤烏几几。何所不能受乎。果志士。則有道之賤貧。祇自立耳。舜生當堯之世。飯糗茹草。若將終身。何所不能安乎。

甚矣。知人之難也。蘇氏辨姦論。父得之于荊公。子失之于正叔。

漢劉氏父子之學相似。然而子政忠。而子駿佞也。宋程氏兄弟之學相似。然而伯淳達。而正叔拘也。楊升菴曰。程明道謂新法之行。吾輩激成。此言亦非也。是不罪醉之醺。而罪醒之救也。

漢武帝拜田千秋爲相。匈奴聞而笑之。宋神宗相王安石。行青苗助役法。交趾書之露布。以詆其罪。宣仁太后除新法。遼主戒其臣下勿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遼主聞中國黜章惇。放筭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爲。只若是行譴。吁。可念哉。

大戴禮曰。有人焉。容色辭氣。其入人甚愉。進退周旋。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丁謂。呂惠卿。

輩真其人也。

李輔國諷裴冕薦相位曰。吾腕可斷。宰相不可得。至宋童貫。居然以宦官拜相矣。然秦趙高。已爲丞相。清可行。不可言。杜祁公謂默而行之。無愧于心。是也。直可行。不可炫。呂成公謂只作尋常公事看斷。是也。夫政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此子貢所以譏臧孫也。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者生。大者熟則小者焦。此韓家奴所以曉遼主也。

鄧綰謂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自我爲之。蔡京謂既作好官。又要作好人。二者豈可得兼。二語若合符節。王安石曰。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蘇文忠曰。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自今觀之。孰得孰失。朱晦菴乃曰。寧取介甫。不取東坡。是何理哉。或曰。此晦菴未定之論也。夫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未定又何理哉。

使以程伊川之正而去其拘。朱元晦之剛而去其愎。無間然矣。

陸文安謂與溺于利欲之人言尙易。與溺于意見之人言最難。誠有慨乎言之也。

宋人于楊龜山之受薦于蔡京。則曲護之。陸放翁之爲韓侂冑南園記。則力斥之。門戶意見之私。卽此一端。可槩其餘。要之南園記。乃以其祖魏公勉之。正君子教誨之道。毫無失也。

世有恆言曰。爲朝廷之功臣。爲祖宗之功臣。二者未可並論。自古之昌國宜家者。固自不乏。然如輔國死難者。以孤忠滅族。不可謂非朝廷之功臣也。而不可謂非祖宗之罪人也。如賣國封侯。以不肖邀榮。不可

謂非祖宗之功臣也。而不可謂非朝廷之罪人也。然思祖宗何如人乎。祖宗而非人類可也。祖宗而爲人類。尙願有此等子孫乎。故曰。事君不忠。非孝也。然則如方正學先生者。不惟朝廷之功臣。抑亦祖宗之功臣也。方氏之祖宗。獨不如王陵之母乎。客有疑方氏者。姑舉此說告之。或曰。正學當日雖欲死節。何不少婉。以全十族。曰。當日一腔熱血。豈暇慮此。少作轉念。豈爲純忠。且永樂之殘酷。更所不及料也。正學未可非也。

使寇萊公以請遷都斬王欽若。于少保以請遷都斬徐有貞。較華士正卯之誅。更爲允當其罪矣。

楊時受蔡京之薦進身。不可謂之必以正。迨奏罷王安石從祀。京已敗矣。始因之以取位。終背之以救名。君子固如是乎。薛瑄視于謙之死。當官不可謂之不避難。雖能救其不磔死。死則同耳。既能爲之緩頰。而不爲之白冤。君子又如是不乎。

漢以來。官每重內而輕外。尙有行道之遺意。重外輕內。則專爲謀利之私圖矣。古之遠州以處流竄者。後且或爲金穴。世變豈有極哉。

孔子之道。佛老亂之于道外。人知之。胡廣馮道之徒。亂之于道中。人不知也。故求道自嚴鄉原鄙夫之辨始。

嚴繩孫謂顧季時九每以狂狷自許。兄叔時成進之以中行。對曰。世之中行。夫子之鄉原也。包羅無限道學矣。

異端、不可法也。異端之言，亦閒有可取也。由諸子而擇之，審皆六經鼓吹矣。理學固可宗也。理學之言，未必皆可信也。貌聖人而居不疑，非三代直道矣。

刻薄極于申商，宋儒移之于講學，其弊更深矣。門戶分于朱陸，明儒爭之以殫財，其害更大矣。

人或謂東漢亡于氣節，南宋亡於理學，故明亡于東林，是無氣節、理學、東林，反不亡也。歲寒知松柏之後彫，謂歲因松柏寒可乎？然非氣節爲氣節，非理學爲理學，正自可戒。

天下人品，聖賢爲上，豪傑次之，文人不失此二途。真性情者又次之。假道學最下。假道學，卽鄉原鄙夫也。常則爲鄉原，變則爲鄙夫，要之一而已。

古者言學，未嘗言道學。古者言道，未嘗言道統。

將欲爲雕文纂組之華，則吾愧其言太質。將欲爲闢靡誇多之富，則吾愧所記太疏。若夫考訂學術得失之原，推求國家治亂之本，廣核時務應用之方，使窮可獨善其身，達可兼善天下，竊自謂有一日之長，不願有文人之名，而願有正人之實；不願有才子之名，而願有君子之實；不願有道學之名，而願有樸學之實。

古今之真忠臣、真孝子，乃真理學也。其他吾不知之矣。真經濟、真文章，乃真才人也。其他吾不知之矣。可與有爲者，上也；可與有言者，次也；不可與有爲，並不可與有言，下而已矣。

小人有精密之才，有堅忍之力，設以其才用之于詩書，其力用之于節義，有君子之所不及者矣。然而小



人之精密。喻利而已耳。小人之堅忍。謀欲而已耳。究之利愈密。則愈疏。欲愈堅。則愈毒。惜哉。

今人以聖賢之言爲一事。己身之行爲一事。判然離決。習爲固然。恬不爲怪。久矣。然亦必一二分無心暗合者。方可爲人。不然死矣。否亦行屍走肉耳。由是觀之。聖賢之言。果可判然離決也與。

古之君子有二術焉。志于道德以立身。志于功勳以立業。後之君子有二術焉。匿于鄉原以求利。匿于道學以求名。

以富貴利達言。則羨之不勝羨。以仁義道德言。則慙之不勝慙。與其羨也。不如慙也。羨則不慙矣。慙則不羨矣。

在天之五行。爲木、火、土、金、水。有衰旺生剋。人得之爲窮通壽夭。在人之五行。仁、禮、信、義、知。有厚薄得失。人因之爲聖狂賢愚。天之五行。有定者也。數也。人之五行。無定者也。理也。理得而數亦可移。此立命之學也。縱數不可移而得。理勝不得者多矣。

事理不能分是非。日入于非矣。流品不能分清濁。日趨于濁矣。保身之要。莫如寡慾。理財之要。莫如節用。爲學之要。莫如去非。

孔子曰。吾何執。又曰。擇善而固執之。莊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列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身。淮南子曰。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

荀子曰。公生明。偏生闇。誠信生神。誇誕生惑。端慝生通。詐僞生塞。此六生者。君子慎之。韓嬰曰。昨日何生。

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傅子口銘曰。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富鄭公座銘曰。防意如城。守口如瓶。司馬溫公題壁曰。徐行不困。實地不危。耶律楚材曰。宰相要兩眼明。一心正。

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荀子曰。其爲人也多暇日。其出人也遠矣。

又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辯。

漢書杜欽傳。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爲。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爲。遠觀其所主。

顏氏家訓。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佑。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脩身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攘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姦。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

又曰。祖考之嘉名美譽。亦子孫之冕服牆宇也。脩善立名者。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

又曰。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斷決有謀。彊幹習事。四則藩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五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功簡費。開務有術。

獨孤及送李太白序曰。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于道德乎何有。按此卽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之旨。

五代史康澄言。六可畏。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恥道消。毀譽亂真。直言不聞。是也。

晉廢帝本紀贊明者慮于未萌而前知暗者告以將及而不懼故先事而言雖忠不信事至而悔其可追乎

張元駁赦論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

周王朴傳贊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又曰勝者所用敗事之基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漢昭烈皇帝此語當與六經並垂

玉壺清話

宋釋文瑩

王昭素謂太祖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

程子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陳君子良

傳

曰視民力之寬不寬卽知天命之永不永

李敬子瑤

曰

古語云分之所在毫不可攀善處者退一步耳

眞文忠

景德秀

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

又曰人心卽天心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鬼神也按天地鬼神原自有惟能潔齊此心者與之相通

崔清獻

與正子

曰獨斷當以兼聽爲先

王伯厚曰應天變莫先回人心回人心莫先受直言